

痘疹格致要論序

密齋萬全書

先子菊軒翁豫章人也成化庚子客遊於羅以
醫鳴小方脉爲最及生不肖廼家焉嘗語全曰
吾活人多矣爾後必昌時王泉張子柳溪胡子
悉羅之鉅儒命全受業於二先生之門業幾成
而先子歿矣孤弱不能自致同輩又嗾而擠之
負吾先子之望退而游藝授徒自經書子史律
曆以逮百家各有著述暇則取先子方脉手教

讀之諸方脉中惟天行班瘡爲毒最酷古人論
治畧相異同恠其教外有別傳也沉潛秘旨發
揮奧義如胎毒之論歸腎之辨皆昔人所未及
者筆而成帙自原痘論至藥性凡十一卷猶恐
識之不精語之不切未敢輕以示人胡子三溪
肖子楚梧萬子賓蘭見而說之強予梓刻命曰
格致要論予不能拂併世醫心法付書肆刻之
玩是書者念吾心之獨苦或有取焉爾

痘疹格致要論卷之一

羅田縣密齋萬全著

原痘論

上古之時未聞瘡痘之證素難之文鮮有及者豈其人淳龐朴野積精全神虛邪苛毒莫之能害歟或云自建武征虜遂染其毒流布中國謂之虜瘡或曰聖瘡言其變化莫測也或曰天瘡言爲天行疫癘也或曰百歲瘡言人自少至老必作一番也或曰豌豆瘡言其形之相似也故病此者如蛇蛻皮如龍蛻骨死生存於呼吸之間夫上古所無而末

世有之抑時世異邪抑人將失之邪予思其繇天地之氣春夏生養之紀也其物熙熙秋冬殺戮之紀也其物黜黜時逮末世已非泰和之景不可謂非時世之異然人日習僞不知持滿御神之道七損八益之數務快其心以散其真不可謂非人自失之也有論穢毒者有論淫火者有論時行正病者靡有定論將謂穢毒淫火邪則一歲之中大而郡縣小而村落病者相似而死相繼未必人人若此之甚也將謂時行正病邪何以自少至老但作一度厥後再無傳染也盖父母於子一體而分精

血之毒已畜於陽施陰化之始固不待誕生之頃
嚙其血而後有是毒也况男子惜其氣以養其精
女子耗其氣以養其血苟失所養即貽他日之患
子之受於父母者雖殊其爲毒則一也豈有男子
淫火起於氣爲陽毒而易治女子淫火起於血爲
陰毒而難治之理邪至於天行正病亦有其時但
觀夫年之所加及有四時不正之氣即知有是正
病也然則待時而發者胎毒也或速而危或徐而
持或暴而死者氣之微甚所使也發則其毒洩矣
所以終身但作一度後有其氣不復傳染焉

痘爲胎毒昭昭矣其間或踈而輕或密而重或重變輕或輕變重變化叵測是又有說也踈而輕者始終如一密而重者變恠百出或因父母相傳而然或因疫癘相染而然或因鬼疰相着而然杳冥恍惚出於聞見思慮之所不及此與智者道之癡人前不必說夢也何者蓋痘疹之毒父母原自有之雖嘗作過一番而臟腑經絡皮毛肌肉骨髓之間餘毒猶有存者一旦分形化氣注之於子其毒亦隨之洩矣所以子之瘡癥多肖親也加之調攝失宜放恣無忌其毒益甚瘡痘之候沉困危篤者未

必非父母之所致也。凡子之侏儒跛躄，必肖於親。況疹痘之毒乎？且人受天地之氣以生，天地之氣變人之氣亦變。或遇遷正失守，淫勝鬱復之紀，德令乖常，青菑迭見。自然厲氣傳染，證候相似。所以輕則俱輕，重則俱重。若有主之者，是則疫厲之所爲也。故人之厲疾而死者，精靈不散，游魂往來，隨氣而行，常以其氣疰於平人而爲之疾，如瘵癩之傳染然。形質龐厚，福澤悠遠者，不能相及。苟體虛福薄之人，陰陽舛亂之歲，則膏肓之豎，臺駘之祟，互相染着，反復變化，術不能禁，工不能治也。此非

鬼疰之害乎夫治此三者當奈何曰必爲之豫解其毒平其氣遷其處庶乎可免矣

胎毒論

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又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夫乾稱父資始者氣之始也坤稱母資生者形之始也人之有生受氣於父成形於母是以附贅垂疣駢拇枝指侏儒跛躄鰻眇喑吃其來固有自矣然則胚胎造化之始精施血受之候輔翼調養抑豈無道邪奈何爲父者以酒爲漿以妄爲常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命門衰敗陽道弗興乃服助

陽之劑至於陽火益熾陰水益枯失其乾道此父遺毒於氣之始也爲母者福急妬忌以致衝任氣逆月事不時乃服煖宮之劑煎熬真陰血中伏火失其坤道此母遺毒於形之始也且古之男子必待婦人月水時下之後與之交媾以成其胎婦人有娠則居側室以保其胎而又不妄作勞飲食必謹今之夫婦不知此理情欲妄動飲食妄嗜此父母之遺毒又不特一朝一夕而已也況子喘息呼吸氣通於親故畜毒於腸胃膈膜皮毛筋骨之間待時而發或爲瘡癰或爲驚忤或爲丹瘤胎毒之

中惟痘最酷、加以天地肅殺之氣、歲運乖戾之變、水土之不齊、疫癘之交作、則天昏稚殪、難以枚舉、是雖氣數抑人之所自致、歟、誠使爲父母者、以繼嗣爲重、以無後爲慮、節其嗜慾、守其禁忌、父之有疾、責而治之、母之有疾、責而治之、必使精血和平、則陽施陰化、氣清形粹、子亦不嬰其毒矣、復何夭殤之恟邪、

或曰、兒在胎之時、其母不畏禁忌、恣意所欲、加添滋味、好啖辛酸、或食毒物、其氣搏於胞胎之中、所以兒受此毒、發爲瘡疹也、殊不知人之有生、受氣於

父成形於母胞胎之毒父當分任其咎未可專責

母也

如東垣所論紅絲瘤是已

又曰胎在腹中食母穢液至生之時啼聲一發口中

所含惡血隨吸而下寄於右腎胞絡之中瘡疹之

發乃下焦相火熾也蓋兒在胞中賴母氣以養其

形母懷胎之時天食以五氣五氣各有所奏也如燥

氣奏肝焦氣奏肺腐氣奏心地食以五味五味各

香氣奏脾醒氣奏腎之類有所入也如酸味入肝苦味入心甘味入肺鹹味入腎之類至於五

志之動各有所傷如怒傷肝喜傷心思傷脾憂傷肺恐傷腎之類兒之受

病於母者不特始生嚙血一事而然也又曰小兒

瘡疹五臟之中惟腎無候以在腑下不能受穢故也夫腎有兩枚左爲腎右爲命門男子以藏精女子以繫胞胚胎之初精血混合設有其毒腎先受之豈有腎在腑下而不受毒者哉况肝生筋心生血脉脾生肌肉肺生皮毛腎生骨設使腎無所受何以能生骨也旣瘡疹諸證起於右腎之下行足太陽之經足太陽膀胱腎之腑也安得謂腎無候乎或曰諸痛痒瘡瘍皆屬心火今謂起於右腎何也經曰顯明之右君火之位也退行一步相火治之君火在相火之右但立名於君位而天氣不加

相火者守位而奉天之命以宣行君火之氣所以
心者君火也欲彰其德右腎爲命門相火代君之
令而行之耳故曰起於右腎之下也

昔人謂兒在胞中肌則食母之血渴則飲母之血予
獨謂其不然蓋兒始受氣之時一月胚二月胎不
過一點精血凝結中涵生意也至三月以後其形
漸成在胞之中譬諸禽鳥之雛在卵殼中渾渾然
薰蒸滋養惟所受太初之氣漸自生長日月旣足
乃破其胎卵而出矣何以能飲食邪必謂有所飲
食則胚胎之初形象未具何飲何食邪且血者渣

滓之物入則有出十月之前所飲所食之血又從何道出邪若生下口含惡血乃母臨蓐之時血穢流溢入兒口中未必便是先在腹中所食之血也但云兒在胞中滋養形體長育變化培植根蒂者則在母之血液也

瘡疹惟腎無候論

錢氏曰痘疹始出之時五臟證見惟腎無候但見平證耳骹尾骨也涼耳涼是也骹耳俱屬於腎其居北

方主冷也後人不知腎獨無候之理遽謂腎在腑下不入穢毒所以無候欲專補脾土以制腎水又

欲虛其腎以免黑陷之變內經曰君火之下陰精承之五氣不可以偏勝苟失其平則爲災孽今瘡毒之火起於三焦煎熬腑臟燔灼皮肉非腎水有以制之則慄悍之勢莫之能禦矣惟腎無候者所以存生生之源見陰陽造化之妙也又腎在下而主骨腎獨無候者此瘡疹之毒升浮發散而出於外不然則反陷伏入於內矣觀其但見平證謂之平者乃耳聾如常不似渾身之熱非謂真冷也蓋腎主骨聾者骨之本也腎通竅於耳故聾涼耳涼爲腎不病若反熱則火炎水涸真陰敗絕而死不

旋踵矣。或欲用四君子湯專補脾土以制腎水者，殊不知白朮之燥，腎之所惡，茯苓淡滲，腎中津液，腎本無候而又伐之，所謂誅罰無罪也。或見錢氏用百祥丸以下腎之實者，又欲虛其腎以防黑陷之變，不知百祥丸正謂黑陷爲毒氣入腎，故以百祥丸下之。若不煩躁，大小便秘，安可下之乎？謂之實者，邪氣實也。苟無黑陷而下之，寧不反虛其裏，自取陷伏之變乎？或云以瀉膀胱非瀉腎者，此文銑之詞不足信也。然則保脾土以制腎水者，非歟？曰：察其虛實，如果內虛泄瀉，則補脾土使裏氣實。

確論

瘡疹不至於陷伏若內實則補脾之說正犯實實之戒但云補脾土使毒不陷伏而歸於腎則可謂補脾土以制腎水則不可

腎主痘中之水論

論者皆曰痘瘡惟腎無證腎不可實腎實則爲黑陷有欲虛其腎之意是未知五行正化之理也蓋心肝脾肺腎五行之所屬也聲色臭味液五行之所化也難經云肝色青其臭臊其味酸其聲呼其液泣心色赤其臭焦其味苦其聲言其液汗脾色黃其臭香其味甘其聲歌其液涎肺色白其臭腥其